

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系列丛书

希腊神话历史探赜

——神、英雄与人

唐 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唐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研究。出版译著《活着的士兵》（2008）、《日本神话的考古学》（合译2012）、《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2015）等，曾在《文艺理论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民族艺术》《思想战线》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本丛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

结项成果

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神话学研究院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华创世神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资助项目

序 言

为什么是希腊？

看似远离尘嚣、偏安一隅的半岛竟然诞生了灿烂的文化，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在数千年的历史岁月里，她的光芒笼罩整个欧洲大地，作为人类美好的黄金期被一代又一代人缅怀和追忆，复兴古希腊文艺辉煌的渴望经久不息。彼特拉克曾悲观地认定欧洲历史除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其余都是“黑暗期”。即便是强盛的罗马，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也在文化上被希腊彻底征服。可以说，古希腊一度成为西方古典文化的代名词，她默默无言地贯穿于整个欧洲文明史。17世纪派生自古希腊史诗中英雄归乡用语 νόστος 的词汇 nostalgia（“乡愁”）悄然兴起——我们都是远离家乡、失魂落魄的游子，如何让疲惫的心灵重返故里？——传达出现代西方人的浪漫情愫和普遍忧郁。

希腊为何让人如此怀旧？因为由神灵、英雄、凡人构成的希腊神话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谁可以独领风骚、一手遮天，人格化的神灵、神格化的英雄以及卑微如草芥的凡人都在咏叹生死，在神秘莫测的命运面前均展现出束手无策的柔弱一面。希腊神话如此鲜活，某种程度上，她是一部分希腊早期历史的真实写照；传承者对所有的故事深信不疑，在他们眼中神话就是历史。

有死之人在创造不死之神的过程中渴望生命延续，无名小卒在追求真善美的境界里力图灵魂不朽。在这样的神话历史语境中，神话是反映人类探索自身来龙去脉的历史，而历史又何尝不是一部影射社会演变中人类终极命运的神话？

希腊神话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在虚幻的世界里看到真实的自己。

前 言

字母 A 的神话历史探究

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

认识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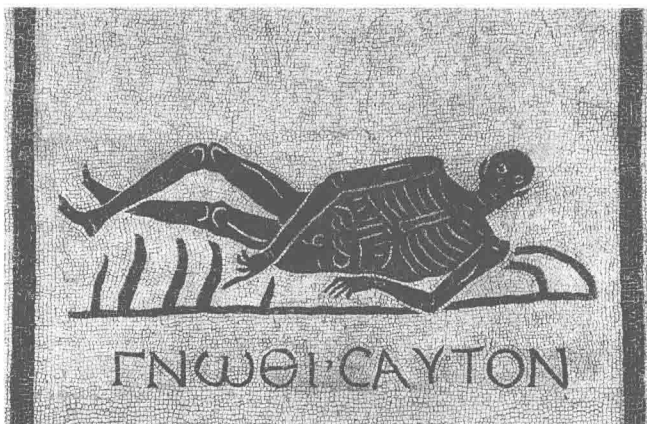
——古希腊箴言

“认识你自己！”是铭刻在德尔斐（Δελφοί，Delphi）阿波罗神庙门前的一句箴言，语词简短却寓意玄妙，充溢着古希腊的智慧，体现着神与人、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联。当我们发出哲学式的询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时，也就开启了对自身、对族群乃至对世界神话历史的探赜索隐之门。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神话和历史截然区分：神话往往意味着虚构和荒诞，历史则代表了真实和严谨。由于有这样的观点存在，即认为“大多数古代神话，无论就其自身内在的还是其文字的意义而言，都是荒谬可笑的、非理性的，而且经常是和思维、宗教、道德的原则背道而驰的”，^①所以现代意义上一位真正的“求真者”，必定秉承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摒弃所有的“空穴来风”和“道听途说”。^②然而，远古时代的人们，生活在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当中，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一草一木皆有神性。他们用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记录自己民族的历史，这个时候，神话就是他们的历史，历史就是他

① [德] 麦克斯·缪勒：《比较神话学》，金泽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② [英] 弗朗西斯·麦克康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中文版序，第1页。



来自罗马圣格雷戈里奥 (San Gregorio) 修道院的挖掘纪念品，刻有希腊座右铭“认识你自己”，作者不详

们的神话。他们的民族之根已融在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神话历史之中。

不可否认，神话与历史经常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那些抱持去伪存真宏愿的“求真者”，未必能成为一名“得真者”。因为在神话历史中求索的先贤，最终关注的已不再是孰真孰假、谁对谁错，而是借由神与人的纠葛去探明人类的行为、思想和命运，从而认识我们自身。无论是西方史学上第一位历史学家、被称作“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 (Ἡροδότος, Herodotus)，还是具有批判精神、被称作“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之父”的修昔底德 (Θουκυδίδης, Thucydides)，皆是如此。尽管他们努力地从理智上跳离神话与迷信，但其思想和血液早已融入了神话观念，这些神话观念在历史作品中如影随形，成就了一部部卓越的神话历史 (mythistory)。^①

这里之所以将神话历史合并为一个复合词来谈论，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古希腊人对神话和历史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他们看来，神话即“古史”。^②许多历史事件可以从神话中获取证据，“这是因为，传说远非某一个人的捏造，而是整个民族的记忆”。^③这些集体记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构成了

① 神话历史 (mythistory) 是复合形式名词，由神话 (myth) 和历史 (history) 组合而成。《牛津英语辞典》将 mythistory 一词解释为“混杂有虚构的神话传说的历史”，见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ition, Vol. 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78。

② 王以欣、王敦书：《希腊神话与历史——近现代各派学术观点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③ [美]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4分册下卷)，孙秉堂、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82—683页。

该民族的历史。神话毕竟是神话，其中不乏大量夸张想象的成分，不可能完全地充当真实可信的史料，然而现实情况是，就连克里特古老的线形文字A尚且未被破解，更何况在无文字时代谜一般的希腊史前史，目前仍处于一个令人遐想连篇的“神话世界”，以至于我们考察历史依旧离不开神话。可以说，代代相传的神话勾勒出的图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民风世俗，这些超越时间、追本溯源的神话故事为历史之谜的解答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探究古希腊的神话历史，我们先从字母说起。

无论在何种表音文字当中，A都首当其冲，成为当之无愧的万音之母。这个张口即出的发音字母对于现代人而言太过熟悉，也正因如此，人们反而对其产生的来龙去脉以及象征意义感到陌生。众所周知，26个英文字母源自拉丁文，而後者的渊源可以通过古希腊字母及古希腊字母的前身——腓尼基（Phoenicia）字母直接追溯到约公元前1100年在古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通行的北闪米特文字。这是一段有趣的字母文字发生发展史，其背后有着强大的神话语境做支撑。所以只有了解字母A的神话语境和历史背景，才能真正地追溯以表音文字为标志的西方文明的古老源头，才能对那些最熟悉的陌生者——字母，作出逐个的解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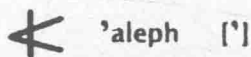
一、从象形到拼音——A的前世今生

古希腊文原本有26个字母，在3000多年前由腓尼基字母改制而来；而腓尼基字母是由原始的迦南（Canaan）^①文字演化而成的，它们在创制之初就曾受到北闪米特文字深刻的影响。往返于欧亚大陆、从事航海生意的腓尼基人（Φοίνικες）在象形文字^②和楔形文字的基础上简化了复杂繁冗的笔画，“发明”了腓尼基字母。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文中出现的每一个字母，包括A、

① 迦南一词主要出现在《圣经》中，“腓尼基”是古希腊文对迦南的意译，意思是“紫色的；紫红色”，这与该民族生产的紫红色染料有关。

② 象形文字主要依据的是古埃及的图画文字制定。

B、Γ、Δ、E、Z……^①几乎都是由它们的前身——腓尼基字母在古老的闪米特文字中仿照一定的事物绘制而成，它们由象形文字派生而来，每一个字母本身都具有明确的意义。排列在第一位的字母A [alpha] 即是一个典型，它的图像被描绘为一个带有尖尖角之物，活像一双牛角，如下图：



腓尼基语的首字母A

(引自 Hoiberg, Dale H., ed., “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Chicago, IL: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10)

古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接触到这些文字以后，为了方便学习，不断地加以改进。将这个图像顺时针方向倒立过来，创制了字母文字的首字母A。希罗多德在《历史》第5卷第58章提到，与卡德摩斯（Κάδμος）^②一道前来的腓尼基人把许多知识带给了希腊人，特别是字母（γράμμα）。随着时间的推移，字母的声音和形状都发生了改变。“这时住在他们周边的希腊人大多数是伊奥尼亚^③人。伊奥尼亚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他们在使用字母时却少许地改变了它们的形状，而他们使用这些字母时，他们把这些字母称为波依尼凯亚（Φοινικία）^④；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些字母正是腓尼基人给带到希腊来的。”^⑤这些来自腓尼基的“波依尼凯亚”在希腊扎下根来，

① 这些古希腊字母被广泛地运用于数学、科学、工程及其他领域，音译的汉语名称分别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得尔塔、艾普西隆……”

② 希腊神话人物卡德摩斯（Kadmos）是传说中腓尼基国王的儿子，为寻找姐姐欧罗巴，跟随着一头牛从东方来到忒拜，在牛停留的地方建立了一座新城。他既是忒拜城的建设者，也被认为是创造字母的始祖。他的名字寓意深刻，闪米特字根qdm具有“东方”的含义（Gregorio del Olmo Lete and Joaquín Sanmartí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ilfred G.E. Watson, *A Dictionary of the Ugaritic Language in the Alphabetic Tradition*, part one, Third Revised Edition, Leiden, Boston, Brill, 2015, p.652）。

③ Ionia，现通译爱奥尼亚。

④ 希腊文为Φοινικία，其字面意思是“腓尼基的东西”。

⑤ 本书关于希罗多德《历史》的引用，希腊文参照Hρόδοτος, *Ἱστορία*, edited by A. D. Godley, Cambridge, 1920年版和Herodotus, *Histories*, edited by Michael A. Flower and John Marincol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英文参照Herodotus, *The Histor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First Published 1954)；中译文引自〔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959年第1版）。此处引自中译本《历史》第434—435页。

聪明的希腊人对它们进行了一番改造：从文字到字母，从象形到表音，从关注文字形状到重视字母的发音，从单一的一字一意到诸多字母相互组合从而集体表意……公元前六七世纪，古希腊字母逐渐演变并最终确定为24个，其中包括7个元音和17个辅音，字母的排列组合变化无穷。当然，此时此刻，那些腓尼基文字原本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形象思维的象形文字转变为表达抽象思维的拼音文字。比如“A”，人们只关注由它构成的词汇，而不会在意它的形状是否像牛角，进而思考它是否与牛崇拜相关。于是，每个字母的独立性渐渐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由数个字母排列组合而成的词汇。这样不仅容易记忆，也方便表达。同时，注重优美言辞的古希腊人更是把声音的优越性发挥到了极致，字母对“音”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原先对字母文字“义”的关注。虽然发音掩盖了这些表音文字最原初的意义，但却成就了西方文明建构史上的古典文字——希腊文。

尽管字母A作为文字的独立性丧失了，但是在其背后所具有的神圣意蕴并未消隐。古希腊神话中处处体现出对于字母A的崇敬。《新约·启示录》(ΑΠΟΚΑΛΥΨΙΣ)第21章描述道：“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对我说：‘看！我已经将一切事物都更新了。你要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因为这些话都是真实可信的。一切都完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奥美格；我是开始，我是终结。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①其中“我是阿尔法，我是奥美格；我是开始，我是终结”的希腊文写作 ἐγώ εἰμι τὸ α·καὶ ὁ ἢ ἀρχὴ καὶ τὸ τέλος。“阿尔法”即字母A在这里象征着一切事物的开端。这段话不仅反映出希腊字母对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也暗含了来自东方的闪米特文字对希腊文明的贡献。基于《新约》中对A的表述和个人对古希腊神话的浓厚兴趣，甚至可以说是向往，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于1871年左右创作出一首令世人感到晦涩难懂的十四行诗《元音》(Voyelles)，诠释了希腊文首尾两字母α和ω的深层内涵：“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终有一天我要道破你们隐秘的身世；A，苍蝇身上的黑绒背心，围绕着腐臭嗡嗡不已……O，奇异而尖锐的末日号角，穿越星球与天使的寂寥——噢，奥米茄

^① 《当代圣经》，(香港)中国圣经出版社，1979年，第573页。

眼里那紫色的柔光!”^①这首诗极尽丰富多彩的想象，追溯西方文字的起源、字母的开创，大胆开放的革新精神，成为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的滥觞之作。文中出现的A（阿尔法）和Ω（奥米茄）分别为古希腊文的首末字母，兰波以诗人的敏锐神经，试图穿透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字母写法，洞察其背后曾经存在的隐秘意象。这是一位19世纪的法国知识人，希望超越理性崇拜的时代局限，以通灵者的身份重新审视表音字母之初的象形文字，回溯西方文明之源，探寻西方文字之根的痴狂式努力。兰波认为字母A体现的是“苍蝇身上的黑绒背心”之意象，显然出自他的诗意幻觉和主观联想，这使得他驻足于叛逆的理想主义之路上，无法回溯到表音文字符号之前真实存在过的象形符号。

赋予元音字母颜色、声音和气味，打破传统的羁绊，让原本沉静的文字活了起来。兰波认为诗人应该是“通灵者”（voyant），他的《元音》一诗被崇奉理性的同时代人视为“呓语”或者“天书”，因为那个时代的知识条件还无法证明兰波所要发掘的字母背后的隐藏之意。20世纪以来的学术进展，终于满足了重新认识希腊字母起源的条件，揭开了神话信仰之宗教背景的神秘面纱，呈现出希腊字母源于腓尼基象形文字的具体脉络。

二、“母牛的河流”——字母的神话编码

由酷似一双牛角的文字改造而成的字母A，在希腊神话中起到主导性作用。奥林波斯十二主神中有五位神祇的名字打头的字母是A：阿芙洛狄忒（Aphrodite）、阿波罗（Apollo）、阿耳忒弥丝（Artemis）、雅典娜（Athena）、阿瑞斯（Aris）。用A打头的神灵一般都代表了至高无上和无可替代的神圣地位。还有，荷马史诗中英雄阿基琉斯（Achilleus）、统帅阿伽门农（Agamemnon）、王子埃涅阿斯（Aeneas）等卓尔不凡的人物名字都以A字打头，包括泛指希腊的阿开亚（Achaia，也译亚该亚）。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英

^① 法英对照版参看 Arthur Rimbaud, *Selected Poems and Letters*,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eremy Harding and John Sturrock,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p. 94-95；中译文引自中译本[法]阿尔蒂尔·兰波：《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

国学者马丁·贝纳尔（Martin Bernal）在其名著《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中试图证明，西方文明的开端，即古希腊文明和语言在源头上接续的是古老东方文明——埃及文明而发展起来的。^①该作标新立异地讨论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的肤色问题，成为古典学界呼应人类学“走出非洲”新理论的惊天之作。在第1卷前言中贝纳尔明确提出腓尼基语对希腊文化的深远影响。^②既然雅典娜之名的第一个字母A蕴含前文字时代神话信仰问题，那么，追溯其本来意义就显得十分必要。

字母A源自腓尼基字母，而这个字母带有明显的象形文字的特征，那么酷似牛角的字母创作本义自然与牛崇拜有关。正如新柏拉图主义者柏鲁提努斯所认为的，象形文字所勾勒出的“这些图画并不是它们所代表事物的普通形象，而是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性质，借此它们向最初的沉思者揭示了一种深刻的洞察事物本质及实体的洞察力，及对事物先验起源的直觉理解，而这一洞察力并不是理性或内心沉思的结果，而是通过神的启发和教化自发获得的”。^③所谓“自发获得”是指所有这些构建象形文字的比喻和象征意义皆来源于它们的直接外观。比如说，一枚牛角代表着简化了的公牛或母牛形象，进而表示“力量”“永生”“庄严”“繁荣”“生殖力”和“权威”等等。换言之，当最初的象形文字被使用时，一并被使用的是人们在文字或图画上所倾注的比喻意义、主体观念或内心思想。

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都尊崇牛，甚至将牛当作神灵进行崇拜，而腓尼基人对牛更是心怀感激，按照希腊史学家蒂迈欧（Timaeus）的说法，聪明的腓尼基女王狄多（Dido）曾经凭借一张牛皮（Byrsa）获得了一片赖以生存

①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I: 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II: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 preface.

③ [英] J. R. 哈里斯编：《埃及的遗产》，田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的土地，建立了自己的城市迦太基。^①所以根据牛角图像创制而成的字母A (α, [alpha]) 位列字母第一位，象征着万事万物的开端，指引着无穷变化的方向。神话故事中，字母的缔造者——原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为了找寻被宙斯掠走的姐姐欧罗巴，跟随着一头母牛来到了忒拜，并在此地建造了一座新的城池。^②于是字母表第二个字母B (β, [beta]) 在腓尼基语中意思是“家或房屋”，^③它也是由象形文字简化而来，单从字母的上下两个空间结构就能看出房子的形态。另外，这个字母与牛也有关联。βους，在希腊语中的意思为牛；βύρσα，希腊语意为“牛皮”。据传说，腓尼基人曾向利比亚本地人购买土地，他们说只要一片用一张牛皮就能覆盖的土地。利比亚人答应了。聪明的腓尼基人先把牛皮裁成一条条细丝状，然后把这些细条牛皮一根根头尾相连，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圆。根据约定，他们圈了一大片土地。得益于买地的牛皮“毕尔萨” (βύρσα)，围绕这片土地的卫城也由此得名“毕尔萨”。^④有了牛就有了家，字母B紧随字母A之后，所以3 000多年前的字母A为何以一双简化的牛角形象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早自旧石器时代始，牛的意象就代表天地之间的媒介和圣物；到了新石器时代，带角的公牛往往代表的是一位男神形象。牛与人类相伴数千年，不少民族都存在牛图腾崇拜。而牛角在许多古老的文化当中，都属于神灵的一个特征。^⑤比如，阿庇斯 (Apis) 是古代埃及的神牛，古希腊人称之为厄帕福斯 (Epaphos)。^⑥阿庇斯的崇拜中心在孟斐斯。有趣的是，充当神牛的公牛必须是黑色的，前额带有白色斑点。在古希腊化时代，希腊人认为阿庇斯是伊娥 (Ἰώ, Io, 同埃及女神伊西斯混为一体) 的儿子，而阿庇斯对应的埃

① Oskar Seyffert, *A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 Mythology Religion Literature Art, I*, Revised and edited by Henry Nettleship and J. E. Sandys, New York: The Meridian Library, Meridian Books, 1956, p.185.

② Ibid., p. 106.

③ Walter Burkert, *Babylon Memphis Persepolis: Eastern Contexts of Greek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

④ 罗马诗人维吉尔曾提及这一段故事。见 [古罗马]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⑤ Ariel Golan, *Prehistoric Religion: Mythology·Symbolism*, Jerusalem: Jerusalem Press, 2003, pp. 124-125.

⑥ Oskar Seyffert, *A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 Mythology Religion Literature Art, I*, Revised and edited by Henry Nettleship and J. E. Sandys, New York: The Meridian Library, Meridian Books, 1956, p.214.

及神灵即是荷鲁斯无疑。希腊神话中的母牛伊娥与埃及女神伊西斯混同的原因在于两者都与牛有关；牛角是她俩的象征物。^①

伊娥本是古代阿尔戈斯地方的月亮女神，照后来的传统说法，她是阿尔戈斯国王伊那科斯的女儿，宙斯的情人。天后赫拉出于嫉妒，把她变成母牛，重要的是，在神话中被描绘成具有一双“牛眼的”（βοῶπις）赫拉也与牛崇拜有关。本书将在上篇第一章涉及相关问题。百眼巨人阿尔戈斯奉赫拉之命监视伊娥，被赫耳墨斯杀死。赫拉又打发一只奇异的牛虻（一说是赫拉本人变作牛虻）刺她，母牛到处奔逃，最后逃到埃及。在那里，宙斯使她恢复人形。伊娥生下厄帕福斯。后来，她嫁给忒勒戈诺斯。希腊化时代，伊娥同伊西斯合而为一，两位女性神均表现为母牛的形象。伊娥奔逃时泅渡的河流被称为“母牛的河流”。另外，希腊人认为伊奥尼亚因伊娥而得名，当她逃避赫拉的迫害时，曾泅渡这片海洋。^②在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名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头带牛角（βούκερω）的伊娥出场。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讲述了伊娥的“命运”，劝她离开欧罗巴，前往亚细亚，并预言她的后人将解救被绑在悬崖上受苦的普罗米修斯（第695—760行）。“先行思考者”普罗米修斯给伊娥指明方向：

离开

那里，鼓起勇气，穿越海峡，迈俄提斯的

流水——从那以后，凡人将谈论

你的跨越，一代一代，叫它母牛的水津，以你的名字

称谓，由此你离开欧洲大陆，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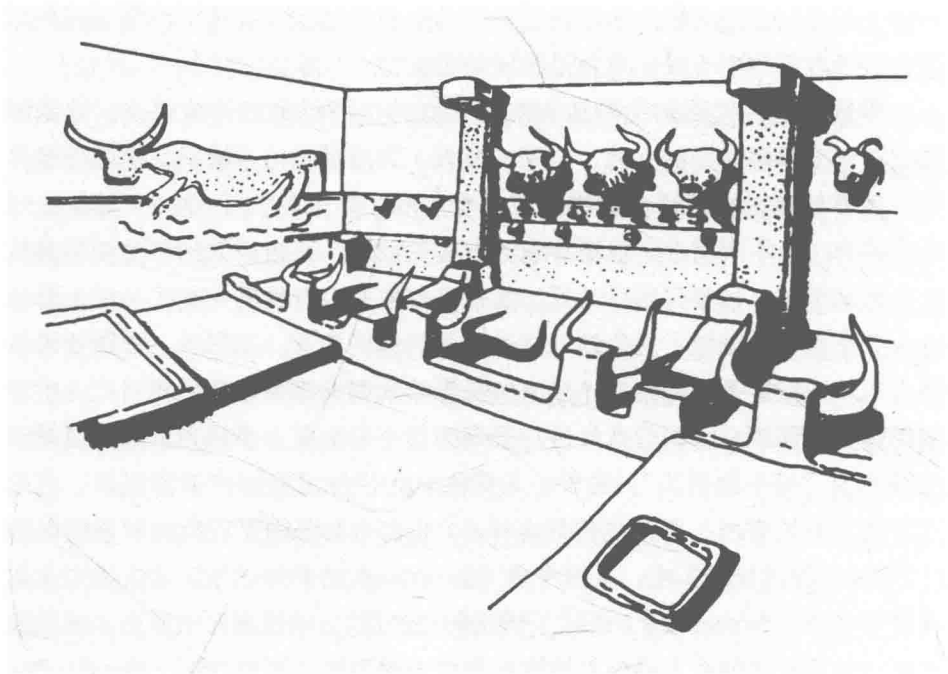
亚细亚地面。^③

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伊娥泅渡的是波斯普鲁斯

① Oskar Seyffert, *A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 Mythology Religion Literature Art, I*, Revised and edited by Henry Nettleship and J. E. Sandys, New York: The Meridian Library, Meridian Books, 1956, p.322.

② [苏联] M. H. 鲍特文尼克等编著：《神话辞典》，黄鸿森、温乃铮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22—323页。

③ [古希腊] 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集》，陈中梅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15页。



卡塔尔胡玉克神庙内景，约公元前7000年

(引自 David Lewis-Williams and David Pearce, *Inside the Neolithic Mind, Consciousness, Cosmos and the Realm of the Go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5, p.104)

(Βόσπορος)，而“母牛的河流”(Βόσπορος δ' ἐπόνυμος)或者称作“牛津”(Ox-ford)^①正是伊娥跨越的伊奥尼亚海峡，博斯普鲁斯(Bosporos)这个海峡名称很可能起源于早就遍布于滨海地区的希腊人伊奥尼亚部落。^②如此看来，该部落的祖先与伊娥和母牛相关倒不足为奇。神话的人名、地名一般都是有所依据的。像“毕尔萨”“博斯普鲁斯”这些与牛相关的地名，其背后动人的神话显示出它们的历史。

对牛的崇拜体现在字母A最初的创制之中，可以说A这个字的背后隐匿

① Oskar Seyffert, *A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 Mythology Religion Literature Art, I*, Revised and edited by Henry Nettleship and J. E. Sandys, New York: The Meridian Library, Meridian Books, 1956, p.322.

②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集》，陈中梅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15页，注释⑥。

着一个巨大的神话编码。考古发现，在许多重要的遗迹当中都存在古老的牛头图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在土耳其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卡塔尔胡玉克（çatalhöyük）的神庙建筑风格，其年代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7500—前5700年。^① 庙宇中的祭坛和正面墙壁上别无他物，只有一排排的牛头供奉在那里。为什么神庙里要摆放牛头？如果从神话宇宙观的角度审视，神牛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的神圣中介符号，意味深长。而作为神牛的象征符号A一直保留了下来，它背后的神秘语言和文化有待人们挖掘思考。

三、未曾湮灭的大传统

1876年11月16日，饱受嘲笑和质疑的德国商人、考古学领域的拓荒者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迈锡尼遗址挖掘出一副黄金面具，谢里曼认为这副黄金面具属于古希腊盟军首领阿伽门农战斗时所用之物。虽然面具的主人究竟是谁目前尚存争议，^② 但是这次探险挖掘还是震惊了整个考古学界。它从一定角度证明荷马史诗中描述的世界并非全然虚构，一直以来被公认为子虚乌有的神话故事在很多情节方面乃是基于真实的历



“阿伽门农的面具”（Mask of Agamemnon）。如今这副面具被证明大约在公元前1550—前1500年之间，早于特洛伊战争的神话300年，现存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① David Lewis-Williams and David Pearce, *Inside the Neolithic Mind, Consciousness, Cosmos and the Realm of the God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5, pp. 103-105.

② 1876年秋天，谢里曼带领他的团队在迈锡尼的卫城开始挖掘，在不到7周的时间里，他发现了一个墓葬，墓里塞满了金王冠、金酒杯和黄金面具。谢里曼认为黄金面具属于荷马史诗中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但实际上这副面具应该更为古老。详见[美]保罗·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晏绍祥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史。经过谢里曼这位神话痴迷者的不懈努力，沉睡千年的特洛伊、迈锡尼、梯林斯等这些长期被视为凭空捏造的古城重见天日。于是，笃信科学的人们开始怀疑神话与历史之间是否存在一条非此即彼的截然界限。手持一本《荷马史诗》寻找特洛伊城的谢里曼为何最终使得幻想成为现实？

不可否认，理性时代的思维崇尚无神论，即使是宗教行为和观念也无可避免地受限于文字产生之后的文化环境——小传统，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学科的细致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探索的整体性，在诸多层面忽视甚至遮蔽了文字之前的文化环境——大传统。也就是说，文字产生之前的时代，无论在何种方面，都显得更为丰富和多元；文字产生以后，对文献的盲信反而束缚了人类的想象，凡事讲求实证的心态让本来丰富和多元的视角变得狭窄、逼仄，“请给我一个逻各斯”（λόγον δίδοναι, Logon-didōnai）^①成为西方逻辑实证的肇始。的确，抽象思维蓬勃发展的同时，却与神话语境中的大传统观念渐行渐远。

比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腓尼基创造的字母，都有大传统遗留下来的神话观念做支撑，只有将它们放置在动物图腾和神话语境中进行考察，才会发现这些文字和字母都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它们对希腊文字和文明影响深远。如当代古典学者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指出：

在希腊从东方输入的所有“产品”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字母（alphabet）了。假设说，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与民主制度仍然与阅读书写能力息息相关的话，那么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肯定希腊人绝对是最先成就这样一个事实的国民。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希腊人应该感谢他们的东方邻居。鉴于以上原因，关于字母的发明和普及问题，有必要在此作简单陈述，虽然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我们试图总结的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常识问题。希腊人曾经承认，拼音字母来自腓尼基语，所以我们不必怀疑希腊字母的闪米特起源。24个字母起始的两个字母α（alpha）和β（beta）便属于闪米特词汇，在原闪米特词汇中分别指的是

^① 荷马：《奥德赛》第22—23卷，相关文章参看陈中梅：《〈奥德赛〉的认识论启示——寻找西方认知史上 logon didonai 的前点链接》，《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公牛”和“房屋”；然而这两个字母在希腊文中并不传达任何意思。两个随意的但却具有暗示性的词条在希腊文表述中形成一个序列，这个序列作为一种特殊能力的基础被希腊人加以运用和记诵。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书写便在古老而高等的文化当中发展起来；同时书写也为这些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它促成埃及的象形文字或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的形成。但是无论是象形文字还是楔形文字，都具有一套非常繁杂的书写系统，其中包含着数以百计的符号，而每一个符号又具有多重功能，所以如果没有经过多年的训练，是根本无法熟练地掌握它们的；不仅如此，掌握这些符号之后，还需要不断地操作和实践。因此，一般说来，写作者们都是知识分子，属于博学的社会阶层，他们虽然人数有限，但却拥有无比的威望；在美索不达米亚，掌握文字的写作者们称自己为“写字板的主人”（lords of the tablet）。^①

瓦尔特在《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巴比伦·孟斐斯·波斯波利斯》一书中，详细地论述“欧洲古典文明的东方根源”，并在第一章举出希腊的表音字母原脱胎于闪米特的象形字的迹象，起始的两个字母A和B，分别与原闪米特词汇中的“公牛”和“房屋”相对应。按时间顺序和文字分级编码理论看，假定模仿动物的图画如牛或牛头属于一级编码的话，那么简化的图形如牛角等则属于二级编码，而脱胎于二级编码文字的拼音字母属于三级编码文字。此处旨在说明脱胎于一级编码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的二级编码文字（腓尼基字母）演变为三级编码文字（希腊字母）的由来及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展露出文字的发展变化，同时也体现了文字从无到有、贯穿始终的神话历史。

结合神话（myth）和历史（history）两个词汇合并而成的mythistory（神话历史）一词应运而生，为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宽阔的视域：就本真性而言，神话与历史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我们一直以来倾向于确立的不兼容性。在古代先民的眼中，神话就是他们的历史，历史

^① Walter Burket, *Babylon Memphis Persepolis: Eastern Contexts of Greek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